

<<一个少女的日记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一个少女的日记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17000009

10位ISBN编号：7217000009

出版时间：1987

出版时间：湖南人民出版社

作者：[德] 安妮·弗兰克

译者：袁华清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一个少女的日记>>

内容概要

背影

从密室到集中营……

赵蘅

2002年9月7日上午，我站在通向安妮密室的人群中。
一次从柏林开往巴黎的列车临时停运，把我骤然抛进了阿姆斯特丹漆黑的夜幕里。
下一班火车，还要等上一个白天，我选择了去参观安妮·弗兰克博物馆。
这座位于运河畔的古朴建筑因在二战中藏匿两家犹太人而著名，令它后来震撼全世界的，则是其中一家姓弗兰克的小女儿安妮的密室日记。
她离开人间时还不到十六岁。

队伍绕着建筑正缓缓地向正门涌进，我是惟一的中国人。
天阴，间有蒙蒙雨丝，这并不妨碍河面上依然有白色游艇和男女青年们健康快乐的身影，更不会丝毫影响我身边的表情肃然、撑着伞或头发淋湿了的慕名造访者。
此刻，疲惫紧张衣着单薄的我瑟瑟发抖着，这种感觉一直带进那幽暗的门厅里。

1940年5月10日凌晨，德国的空陆军在毫无宣战的迹象下突然一起扑向荷兰。
好容易从法兰克福到阿姆斯特丹落脚的奥托·弗兰克一家，和所有逃出来的德国犹太人一样顿时如惊弓之鸟。
接着，5月15日荷兰投降。
能走的，都想法出走，但是火车和公共汽车停运了。
坐船吗？
《船已满员》（1）。
“一些人——有时是全家——视自杀为唯一出路。
他们吃下过量的安眠药，上吊，或者——如果希望在睡梦中死亡的话——关紧窗户，打开煤气。”（2）
弗兰克本来可以把两个女儿送到英国，可他和太太受不了一家人的分离。
若是全家都离开荷兰呢，他们又没有车。

这扇两人高的厚重大门见证过1944年8月4日上午10时30分党卫军大队长希尔伯保尔带人闯入的吓人情景。
在这天之前，天天偷运进普林森葛拉赫特236号的，是东凑西凑超定量的面包、土豆、莴苣等食品。
这一切都是蜜普·吉斯在操办，她是奥托·弗兰克公司的秘书，弗兰克为大女儿被征劳役弄得惶惶然，她果断地答应了他的求助。
1942年7月6日清早大雨如注，蜜普领着奥托·弗兰克一家人悄悄离开了默威德普兰街区，包括凡·佩尔斯的一家，一起藏进了其实是公司所在地的“密室”里，从此自己也陷入极度危险、随时牺牲的处境。

你想想这密室不足五十平方米，两家人，五个大人，三个正在长大的孩子，八个男男女女挤在一起会怎样的不便。

只有一处视野开阔：“下抵地板、上顶天花板的落地窗外面，”可以欣赏到“阳光在运河的水面上跳跃。

”（3）最令藏匿者痛苦的是，密室虽有柜、炉、水池，使用它们却不得发出任何声音。
走路要脱掉鞋，蹑手蹑脚，连咳嗽放屁打喷嚏都不行。
无论是用餐、排泄、洗漱，所有的个人料理事情都必须在早上八点半之前结束。

<<一个少女的日记>>

八点半之后，谁要不小心掉地任何一样东西，哪怕是把牙刷，所有的人都会吓得丢魂丧胆。因为不知情的仓库工人就要来上班了，万一让他们生疑可不得了。

如此情形也好景不长，两年零一个月后的这天，欧忒耳珀街盖世太保四局B4犹太分处收到了一个举报的匿名电话。

现在我已经通过走廊，爬上了狭窄的楼梯。

楼梯一直朝右环形上升，到第16阶，被一个高高的三层书架挡住了去处。

可以想象，当年穿着盖世太保制服的人荷枪实弹地抵住它并喝令把它挪开时，空气都要凝固了。

谁也不清楚，美国传记女作家梅莉沙·缪勒也没向读者交代，躲在密室里的人们在那一刻是否听见了这嘈杂的不祥动静。

我这会儿迈过去只一步之遥，而在那天，书架后裸露的又一段窄台阶，是通向一扇生命攸关的门！

看过无数的反映二战法西斯纳粹迫害犹太人的影片，那些手无寸铁的可怜人，当鞭子枪托棍棒、甚至是皮靴砍来时，总是一副令人吃惊的平静表情。

奥托·弗兰克一家，在门被踹开的那一刹那，何尝不如此。

先是他太太，而后是安妮姐妹俩顺从地把双手举过头顶。

她们正在读书，也许尚未从书本里的情节反应过来。

奥托本人是从顶楼上赶下来的，这天早上的突发事件，打断了他辅导彼得的英语听写练习。

彼得，另一人家凡·佩尔斯之子，一个十七岁漂亮的青年，也是安妮在日记里倾吐的爱慕对象。

从楼顶下来的还有彼得的双亲，及一位后来躲进来的牙医弗里茨·普费弗先生。

我开始哆嗦了，像一片树叶，和这八个无辜的犹太人一样……

我知道自己太神经过敏了，人去楼空都快六十年了，你怎么还沉浸在那场恐怖的灾难中？

我并非多有想像力，只因在我十一岁那年，真的目睹过纳粹集中营暴行的遗址。

它的名字是布痕瓦尔德，另一座设在德国境内的最大集中营。

1957年春天，我和小弟跟随双亲，跟随中国大使馆秘书胡守鑫先生，一同驱车去魏玛城西北郊，幽长的山毛榉森林公路把我们引入一道森严的大门。

请让我重复十年前写的一段回忆吧：

“旷野里做苦役的场所，被折磨死的人就埋在这里。

从各个战区运来的男女老幼也在这里被强行分开，再赤身露体被撵进一个一个毒气室。

我见到了灭绝人性的淋浴喷头。

还有对着量身高的人秘密射击的枪洞，所谓保健室的房间是拿妇女儿童做试验的魔窟。

到处血污斑斑，地板漆成了暗红色。

我还见到了一座座巨大的焚尸炉。

那些狭窄阴暗的营房里陈列着许多图片，党卫军拍下了这些瘦骨嶙峋的活尸。

奄奄一息的人仍有勇敢者，他们逃出了营房，但没能躲过层层密布的高压电网。

有一张照片记录了这个悲惨的瞬间。

最后我走进了一个大仓库。

刹那间我用双手捂住了眼睛。

房子里堆得像小山一样多的人的头发，是连头皮整个地撕下来的小孩头发，红色的、金色的、亚麻色的，也有和我一样的黑发。

另一边还堆满了各种样式各种质地的小鞋。

头发干枯了，鞋子发着霉味，它们的小主人早就离开人世。

可是我分明听见了他们在呼喊妈妈，那弱小无助的绝望哭声撕裂了我年幼的心。

<<一个少女的日记>>

”

毫无疑问，1944年那个罪恶的八月天，等待安妮·弗兰克一家和彼得·佩尔斯一家的，是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受难者们同样的命运！

安妮博物馆的最后参观地是阅览室，我不清楚这间改造过的宽敞大厅处于当年什么位置。

但我了解抓捕那天，当囚车开走后，惊魂未定的蜜普立刻返回密室。

党卫军大队长锁了门，但她另配了一把钥匙。

门开了，她被这场大洗劫震惊，掀翻在地的物件里有数百张散页纸和一个笔记本，这便是安妮的日记。

她迅速拾起了它们并放进办公室的抽屉里，蜜普原以为有一天安妮回来，能还给本人。

五十五种文字版本的安妮日记现陈列在厅中央的立式玻璃架上。

自从安妮的父亲奥托·弗兰克，作为家人中惟一的幸存者回来后，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将女儿的日记传世天下，这也是安妮本人的夙愿。

1947年3月，荷兰语的安妮日记以《后面的房子》为书名出版，印数1500册。

1950年，德、法文版出版，书名为《安妮：一个少女的日记》。

1952年英文版发行。

1955年10月5日，根据日记改编的剧本在纽约首演并获普利策奖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中文版的安妮日记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，译者是南京女作家刘舒女士。

1957年5月3日，阿姆斯特丹建立安妮·弗兰克基金会。

1960年5月3日安妮博物馆在密室原址正式向公众开放，每年有五十万来访者，我是2002年中的一员。

日记本原件正摆放在同样透明的台桌里：暖灰和红色格粗布封面，金属搭扣，配着小插杆和一把小锁。

这是奥托送给小女儿的十三岁的生日礼物，安妮写日记正是从这天开始。

可她没能等到1945年6月12日十六岁的生日，她和姐姐玛各从奥斯威辛集中营转到贝尔森集中营之后，由于卫生条件极为恶劣，在1944年春全营的斑疹伤寒大爆发中未能幸免于难。

谁也不知道她的准确死期。

谁又能辨清在那堆满17000具死尸的乱葬岗里，哪一个安妮，而安妮又是谁？

我生于1945年4月5日，在我出世的前一年，1944年也是4月5日，安妮在日记里写道：“我要有用，或者带给所有人喜悦，即使是不认识的人。

我希望在我死后，仍能活着，因此，我非常感激上帝给了我这个天赋，我利用这天赋长进，并且表达我内心的一切！

”

我想这也是所有真心愿意、用文字表述生命意义和谴责不公正的人们共同心声。

写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欧洲战场胜利60周年之际

<<一个少女的日记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